

台灣教授團 赴日除草施肥記(2)

肥料可不准
偷吃喔!

文／陳燕銀 台灣休閒農漁業文化創意協會 理事長
攝影／葉美秀 輔仁大學景觀設計系 教授

由於此活動是當日往返，坐遊覽車來回需4個鐘頭，所以農協的中南先生在活動當天凌晨6點半，便已站在旅館大廳來接我們前往搭車。睡意仍十分濃厚的我，望著烏雲密布的天空、迷濛的清晨街道、還不斷飄下絲絲細雨，我的心情有些複雜。一方面希望活動停辦，回去蒙頭大睡，一方面又希望活動照常舉行，可以一窺魔法奧秘；帶著有點幸災樂禍的口氣，向中南先生詢問：「看起來今天的天氣並不好，怕是會下整天的雨，活動還是照常舉辦嗎？」聽我這樣問，中南先生顯得有點錯愕、失望與無奈，回答道：「當然啊！」現在回想起來，以他們敬業、戰戰兢兢的態度，想必對於下雨天該如何進行活動，早已有所準備；而且事前傳真給我們的活動通知單上，每張都有特別用手寫的「雨天決行」4個斗大的字，顯見我有多粗枝大葉！雖然我的問題十分莽撞無禮，但他還是強打著笑容，一面伸出手幫葉教授提行李，一面不忘提醒她，下雨天要特別注意攝影器材，別淋壞了。

一踏上巴士，放眼望去幾乎都是親子，或是祖父母帶小孫子的日本家庭團體，我們這組三壯一少的外國人組合便顯得格外突兀。看著大家彼此間熱絡地打招呼，覺得有點奇怪，細問之下，才知道原來這些人大都在1個多月前就已參加過插秧體驗活動，彼此都有些熟稔，再度參加體驗，大家更是有備而來，在家中就已做好一些簡單的裝備，準備在田裡大顯身手。在遊覽小姐對此次行程稍做介紹完畢後，我們身為台灣的一小分子，也展開了「外交攻勢」，拿起花生糖、鳳梨酥...開始做起國民外交。由於顏教授在兩個女兒的成長過程裡，礙於工作忙碌的關係，無法陪伴在旁而有相當大的遺憾，所以每次外出考察時，像是補償心理作用似地，特別喜歡跟七、八歲的小女生親近，便主動向前座兩位可愛的小女孩及她們的媽媽們進行訪談。

這兩個小朋友目前就讀國小三年級，她們不僅是同班同學，也是鄰居，一個皮膚黝黑、長得圓滾滾的樣子，好不可愛；另一個則是白白嫩嫩，眼睛咕嚕嚕地轉，也十分討喜。這次是由兩位媽媽帶著女兒來參加。在彼此自我介

顏教授熱情地招呼
兩個小女生



紹後，我便幫顏教授翻譯，詢問兩個問題：（1）從哪裡得到體驗活動的資訊？（2）為什麼決定參加呢？

兩位媽媽回答說，是從小朋友帶回來的學校傳單中，知道有這樣的體驗活動，看起來不但是寓教於樂，而且又有政府補助活動經費（相較於其他通常要價日幣萬元以上的一日遊行程，這樣的體驗活動確實較為便宜），於是便帶著小朋友前來參加。我接著問：「覺得有趣嗎？」一旁的小妹妹搶著說：「很好玩！上次插秧時，爸爸的腳陷在田裡，拔不出來，媽媽過去幫忙，結果兩個人都跌得四腳朝天！」她一邊說一邊響起風鈴般的笑聲，一旁的母親雖有點不好意思羞紅著臉，仍笑臉盈盈地望著這個小寶貝，好一幅幸福洋溢的畫面。

接著我轉身看到有兩個四、五年級小壯丁的家庭，也問了同樣的問題，他們的父母說：兩個小男生正值好動、好玩的年紀，在漫長的假日裡，他們每天只能呆在狹小的公寓裡，附近也沒什麼空間可讓他們活動、舒展筋骨，兩個戴著厚重眼鏡的小男生，還悶頭打電動、看電視，把父母都氣壞了。罵也沒用，不如趁著此次機會，帶著他們到戶外發洩一下過剩的精力，順便讓他們體驗一下農務，瞭解祖父母、父母等上代祖先，是怎麼樣生活過來的。兒子在遊覽車上冷冷地看著我和顏教授到處打擾其他遊客，帶著不屑的神情，好像覺得很丟人的樣子，這大概就是青少年吧！

在大家的談笑聲及遊覽小姐的帶動中，不知不覺便過了兩個鐘頭，也到達了目的地，時間還不到10點。當地農會的職員們穿著淺綠色、統一的N-Tour T恤，還有一個令小朋友為之瘋狂的大布偶人物「米飯君」，一字排開，伴隨著雄壯的進行曲音樂，熱情地歡迎我們的到來。

在工作人員的引領下，我們先將隨身行李整齊地排放在定點，接著有家長開始替小朋友們換裝，像是雨靴、拖鞋、帽子、



下雨了！穿上雨衣下田去



示範鐮刀與草的握法



在遊覽車中訪問兩個家族

頭巾等，在大家換裝完之後，便由始業儀式（開訓典禮）正式拉開活動序幕，先是由農會代表發言，對此次活動作了簡略的說明，並放了一段回顧影片，畫面中出現小朋友們一個多月前插秧的景況，並請現場的小朋友們猜猜，當初種下的秧苗現在不知長得有多高了？這段影片激起了在場所有人的好奇心，迫不及待地想去田裡看看當初揮汗插下的秧苗們是否安好？

始業式完畢後，便由工作人員逐一發放除草工具及裝著肥料的水桶，從農會人員手中接過一把鐮刀及嶄新、精緻的手套時，他們一再提醒，使用鐮刀時一定要小心，握草的大拇指一定要向上，否則這裡可是偏遠鄉下，救護車可能要開很久才能抵達醫院，屆時飛掉的大拇



“我抓到了好多青蛙和蝌蚪，這可是爸爸幫我做的容器喔！”



農協的工作人員
穿著鮮豔的綠色
N-tour制服

指就不一定來得及接回去了！小朋友們聽歸聽、玩歸玩，一接過工具便雀躍地衝向田裡。由於此時天上還飄著綿綿細雨，只見如脫韁野馬般小朋友們的後面跟著一群邊拿著簡便雨衣、跑得氣喘吁吁的父母親追在後面，邊喊著小朋友，要他們先穿上雨衣。忘了帶雨具的人，也不用太煩惱，現場工作人員也是準備齊全，開始發起備用的簡便雨衣，讓這些迷糊的團員們也可以使用。

於是在不時飄起小雨，陰晴不定的天氣裡，有人撐著傘、有人穿著雨衣、還有人頭上綁著毛巾，浩浩蕩蕩地往

稻田前進！到了田邊，大家在田埂上一字排開，有點不知所措，我看著桶內有點像是白色大豆的肥料，以及手中的鐮刀，還真不知道該從何下手？是要先施肥呢？還是先除草？此時只見工作人員往秧苗約莫及膝、綠油油的稻田裡一站，開始向我們介紹除草及施肥的方法。講解過程中，農會人員不斷以詼諧的口吻製造笑話，例如：這麼營養的肥料，雖然潔白、好看，但這可是要灑給稻田裡的作物吃的嘞！誰要是偷吃的話，保證立刻發胖幾公斤！惹得眾人哈哈大笑。

在講解完後，大家開始用鐮刀割起田埂邊的雜草。忽然有個小朋友興奮地大叫著：「我抓到一隻螳螂啦！」此時只見手持擴音器的主持人，以飛快的速度順勢請其他的小朋友圍過去觀察螳螂獨特的長相，並告訴大家仔細看螳螂的前腳，是不是有著一整排尖刺、像是鋸齒般的形狀？現在大家手上所拿著「鐮刀」便是前人從觀察大自然中學得的智慧，模仿螳螂的前腳而學會鐮刀的造型和使用方法；日本古代的忍者晚上是穿黑衣、綁著蒙面頭巾和頭套，以免被發現；但是白天他們卻是埋伏在田裡、穿著一般農夫的裝飾，身上更是放著很多大小飛鏢，手臂底下又藏著很多折疊式的小鐮刀，打開以後一丟出去就變成一支能致人於死的大飛鏢。這

就是為什麼我們在漫畫、卡通、電影上看到的忍者都是帶著一把鐮刀的緣故，原來日本人也是觀察到螳螂的生態而學習牠們啊！當螳螂安靜地把牠前面的兩隻小手伸出來做打揖狀時，其實外界是看不到牠最厲害的一面，因為武器是隱藏在牠手臂的下面。忍者晚上所穿的黑衣服，到了白天時，衣服一翻過來就變裝成爲一件灰色的農夫裝，拿著鐮刀假裝在田裡割草，才不會被敵方官兵察覺。所以「鐮刀」今天就變成電影上忍者的註冊商標了。又有一個小朋友注意到螳螂的前腳與人在恭敬地祈禱時的手勢一樣，恰巧同團的一位家長是中學英文老師，便向大家說了一個故事：有一天，上帝在傳道的時候，特別提醒眾生萬物，要天天不斷地祈禱，其中以螳螂最爲虔誠，完全聽從上帝的指示，一有空，便把兩隻前腳乖乖地舉起，做出最標準的虔誠祈禱姿勢，所以上帝便把pray insect的聖名賜給牠。這個生動的小故事，不但帶來了有趣的解說，還讓所有人當場學到一句有用的英語：原來螳螂的英文名字真的叫pray insect，祈禱的昆蟲！大家忍不住以戴著工作手套的大小泥巴手掌拍出很奇特的鼓掌聲！

本想這堂「生物課」可能就告一段落，要下課了，沒想到那邊又有一個家長隨口問起小朋友：「你們知道嗎？每個螳螂寶寶一出生就都是『孤兒』喔！」這一下又引起小朋友們的好奇心，就連我都覺得奇怪；經過那位家長簡單的解說後，原來雌螳螂爲了補充蛋白質，以產出更健康的卵、培養出健壯的下一代，所以在交配快結束時會把雄螳螂的頭咬下來並慢慢將其整隻吃掉（但若有機會的話，雄螳螂還是會趁機逃跑）。至此，還未出世的螳螂寶寶已變成「遺腹子」了，照理說，才剛吃了一頓豐富、營養的「大餐」，雌螳螂似乎非常強壯才對，螳螂寶寶最起碼還會是「單親家庭」啊？但通常在雌螳螂產完卵後，也會因筋疲力竭而死亡，果然生產是需要很大的能量，所以佛經裡才會把「生日」稱爲「母難日」啊！雌、雄螳螂都是爲了下一代而獻出了自己的生命，的確是犧牲奉獻的父母，所以螳螂寶寶出生之後不久的確都成了孤兒。（待續）

109



古時候的忍者
常常拿著鐮刀
隱藏在田中，
伺機襲敵